

(散文)

别样春天

蒋殊/文

那天,等待一个活动开幕的间隙,走进一隔之隔的那家艺术书店。透过那扇大大的落地玻璃门清楚地看到,活动现场一切就绪,场面宏大,艺术氛围浓厚。就连每个宾客的椅背上,都分别插了一支含苞待放的百合。那香味甚至透过门缝,跟着人流跑进来,幽幽地发散在书店的每一寸空气里。正大门外,一簇一簇的花儿迎风怒放,一群一群很艺术很文艺的男男女女相携而来。

花儿,笑脸,美丽,青春,艺术……到处都是赏心悦目,让人忍不住要大声赞美这个春天。

突然,迎面碰到他。

两秒钟不到,我急忙移开眼睛。因为他是一位严重的烧伤患者。不是因为他与这个现场极不和谐,而是一直觉得,对于身体有残疾的人,最尊重他们的方式就是不刻意去注视他们。

甚至对于前面在他脸上那不到两秒的停留,也深感后悔。

像做错事一般,我不再关注门外那片荡漾的花海,木木地向着一个角落走去,选了一个安静的空间坐下来,平静自己。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两分钟,对面传来一位男士的声音:这里有人吗?

我抬头,大吃一惊。这男士不是别人,正是刚才我刻意避过的烧伤患者。由于内心的不淡定,我的回答竟有些慌乱:没,没人。

答完,快速低下头,装作若无其事地翻看手里的杂志。

余光发现,他两只手举在胸前,时而上时而下,做着一些奇怪的动作。他在干嘛?我努力不去管他。可总觉得与我有关。莫非,是在拍我?还是用一些怪姿势刻意引起我的注意?这样一个人,竟然这

样龌龊令人生厌?于是我猛然抬头。我相信,那一刻我的眼神充满犀利充满厌恶。

他受惊一般把双手停止在胸前。这过程中,我却猛然看清,他两只手的烧伤程度较脸部更加严重,已经全部变形弯曲向后。

眼神一下子竟收不回来,呆呆定了许久。这样的两只手,注定是什么都不能做。不用说拍照,就连吃饭穿衣,也不能够。

那么刚才,他或许是哪里痒了,在努力依靠他的两只手?

我一边骂自己多疑愚蠢,一边再次迅速低头,一张脸阵阵发烫。

没想到他大方地问:你,也是来参加外面的活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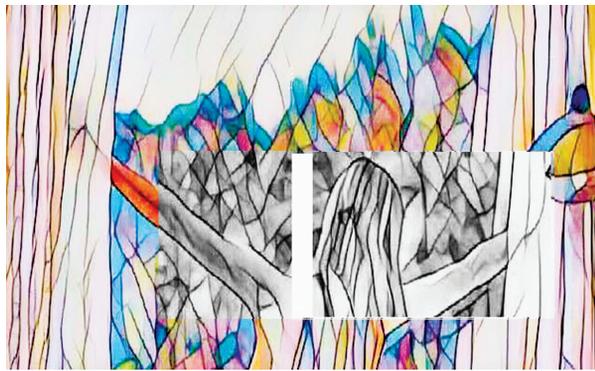
我像得到赦免一般,抬头努力笑着回他:是的,是的。

其实很想与他聊聊,可不知为什么,总是不敢畅快地与他对话,只能那么被动地,问一句答一声。因为一说多了,就必然要多看他,而每多看他一秒,就是一种不礼貌。

可是,我这样闪烁其词的态度,他会不会有顾虑?果然,他起身,但经过我身边时又停下来:这样的活动,真好!

“嗯,真好!”这一次,我终于没有快速从他脸上移开目光。我甚至有些认真地看了他的脸,他的眼睛、鼻子都因烧伤而变形了,下巴也与脖子上部分肌肉粘连在一起,皮肤泛红,分布着一片一片的疤痕。与他说话的时候,我努力平静地微笑着,像面对一位朋友。

他笑了,边与我聊着,眼睛边在书架上看那些书。有时候,他会在某一本书上停留很久。可是,他的手,不可能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更不可能去翻看里面任何一页的内容。



有好几次,我想开口问他:需要帮忙吗?好几次,我又咽了回去。

我期待,他开口。

可是他没有,就那样用眼睛一本书一本书扫过那些封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突然觉得,他一定是个热爱艺术的人。或者,他烧伤前本来就是一位艺术家;或许,他的双手曾经创作过许多漂亮的作品。

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便大着胆子在身后观察起他的手来。他的两只胳膊垂在身体两侧,两只手清清楚楚地朝向我。

然而还是不能。我依然承受不了内心那种无以言说的疼痛。

旁边,有人在大声谈着生活,聊着命运。

他不受任何干扰,眼神始终专注在书架上。

他穿戴整齐干净,于是我又想象他背后那个女人。这样自信而整齐的一个男人,身后一定有一个整洁善良的女人。

她真好,我在心里说。

可是,好好的一个人,好好的一双手……大火,挣扎,绝望,沮丧……几万次修炼,才能达到今天这般平静?

外面传来主持人要求嘉宾就位的声音。这一次,我主动起身笑着凝望他:开始了,我先出去。

他也急忙从书架上收回视线:我也去,看看。

坐在那里,心思却已全然不在这个隆重而热烈的活动上。一遍一遍,想象着他曾经的花季,想象他曾经拥有过的那些个明媚春天。

以及,因他而带给我的这个别样春天。

环顾周围,却再看不到他那张模糊却极其清晰的脸。

闲置的午后

(两首)

晤妍/文

闲置的午后

房屋台阶上
一群蚂蚁在搬运薯条的碎屑
我用粉笔轻轻一划
一只前来增援的蚂蚁
迷路了
它无法爬过粉笔淡淡划痕,如同我们
无法跨越一道天堑
它惊慌 徘徊且焦虑
高举触角像在呼喊,却又
全无声息
这个世界已很喧嚣,需要更多
失语的哑者

杨树下一只倒立的潮虫
伸出许多细小的脚
奋力蹬向天空
它已经竭尽全力,却更像
徒劳绝望的挣扎
我助它一草之力,它翻过身
它呆立原地 懵懂 不知所措
又像是突然
恍然大悟般快速爬行

一张精致的蛛网
铺陈于卫生间一隅
扫帚只一挥动,便已灰飞尘没
我没想到
蛛网会比尘埃更轻一些
一只蜘蛛在原网址
寻觅 犹疑 流连
它消瘦 细脚伶仃
像一个隐者,更像是一个
无辜的流民

就这样
我在一个闲到无聊的午后
无意中找到了
上帝的感觉

亲戚

五月十四日,三舅要来
三舅来自千里之外,来自
容易追溯的血脉的上游

母亲很慌乱
做了一床新被
她嫌家中的被子太薄
无法覆盖,多年未曾
暖一暖的亲情

想起我的姨姨,诸多姑姑 舅舅 叔叔
我们枝脉相连,却又
分崩离析
我们打断骨头连着筋,却又
散落各地
我们多少年相见一次,然后
继续失散多少年
我们不能相濡以沫,亦不能
相忘于江湖
其中有人离去
我的简历就会省略一些
我的身份也会模糊了一点



(散文)

三里屯的夜

白文丽/文



夜晚,走在银杏与白桦树相间的人行道上,名为“入迷”的伊朗美食店、门前装饰着圣诞树的“一千零一夜餐厅”和标志性的“三里屯外交公寓”一一醒目地从眼前流过,三里屯商业区映入眼帘。

玻璃围墙、异型建筑、大型霓虹灯广告……处处彰显着三里屯的时尚、现代、简约和大气。尽管苹果、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国人早已耳熟能详,来到这里还是会每堵玻璃幕墙上巨大的LOGO震撼。

三里屯入口处是一座大型雕塑,粉的、白的、红的玫瑰花,在灯光的映衬下,盛开得美轮美奂,推出三里屯春节期间的主题——潮玩春暖。

时尚的年轻人穿梭于各家店铺,香浓

的咖啡味充溢在空气中,偶尔从某个店里飘出几句爵士乐,绝对脱俗于大街上的流行歌曲。三里屯,处处流淌着浪漫情调。

透过星巴克落地玻璃窗,黑色、黄色、白色的面孔,像一幅幅美丽的剪影,映在窗上。桌前放一杯热咖啡,或静静的品,或抱个苹果本畅游在网络世界里,优雅、舒适……我想巴黎街头抑或如此罢。

三里屯还有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店面,如门口的“MAGSUN”店,标明了“书+咖啡”的经营范畴,店虽小,却陈列着最新的畅销书,既有美国知名小说家高德曼的《念及她名》和意大利作家、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等外国文学作品,又有一般书店中难寻的话语类书刊,如:贾樟柯、赵静合

编的《问道:十二种追逐梦想的人生》等,还有一些雅俗共赏的书,如麦克的《吹皱一池春水》《我看见的你是我自己》和冯仑的《理想丰满》及几米漫画等等。书架的隔板上贴着一行行“悦读好生活”的小标语,客人穿梭其间。而在书店的后面,却不可思议地开设着一片小小的咖啡区,有客人捧一本店中的书,喝一杯咖啡,坐在店内十分地惬意,生活果真如此愉悦!

走出霓虹灯闪烁的三里屯,对它现代却不喧嚣,包容却不杂乱、感性却不张扬的印象挥之不去。

冬夜,在看似冷酷和坚定的外表下,却有着不一样的宁静、热情与希望。送走春秋夏,我张开双臂,迎接冬的温馨浪漫。